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

曰字

何必

不遜正義

王汝驥

合示佳義

大賢於言利之主而亟奪其所蔽焉蓋王之心蔽於利雖以正對

截作

不遜王通功學兼行俱在義中

無益也孟子首迎其言而奪之旨深哉且後世之學術事功所以

如宋二賊為何學緣起

極盡天地語

中對極要

論言子利

日下而不可止者豈有他哉皆誤於利之一言耳方戰國時從橫

孟子之源處含仁義充塞

筆大如珠

之習方張孔子之道久熄孟子以為皆利之為禍烈也故為書七

此章開端好辨章是結含仁義

何必二字功不在馬下

篇皆以閑聖道而正人心而其要在首遏人之言利其始至梁也

王迎問焉而首曰利吾國王於此豈自知其言之失哉非唯不知

舍數目字并中三比極力掀起

筆外有筆含亦有三字義

其失而已彼其耳之所習聞心之所熟計以為舍利之外更無可

必字

生實王必曰利居立案

効力

以為吾國者故儼然訟言於君子之前而不以為諱孟子斯時將

孟子對曰層遞從下生義撲入

先將孟子對王之意相時度勢細細摹想點出以下方好破空立論

仁義分與術事功

對之。以生平之所學。彼且以為無所利。而陽遠之。將對之以立國

妙

兩全筆撇去上四句反用平筆下四句用鼎筆

之本圖。彼且仍執乎利之見。而陰竊之。皆非所以祛其惑。而引諸

全字透托

題前

道也。欲進之以吾之說。必先去其利之見。欲去其利之見。則必深

到題

所當然是題面

折其利之言。故逆而奪之。迎其言而疾革之。曰。王何必曰利。且

超以象外而於題之發端却已批駁盡情

是此書開端自空世

所以然尚未說到何處却正是何必

有國者之言利也。非王一人矣。彼七雄爭強以來。所日夜謀。以自

以前意

橫滿

不煩而難句已明然不犯官

國層層起忽落

△△△從人說到已

利者。不己。智盡能索。哉然其效可觀也。王而曰利。更何以取高於

載音及滿

扶例語有勁力

思入環中氣層疊而下

六國之君也。而乃為此無益之談。即王之言利也。亦不自今日始

更繁層

針對極奇

上皆字此句利字

矣。自魏氏分晉以來。乘間抵隙。以微利者。豈復錙銖不悉哉。而利

緊照利之害仁義之利

徒前說到今

步步跳脫

退起下亦亦有諒意

竟安在也。今而曰利。又何以求多於前。此之事也。而猶為此不悛



之計是故今日者使王曰利而孟子但曰臣不敢言利是儒者迂

疎之論可以目笑存之也切而歸其責於王明乎其得失之闕王

步著實下節王曰登高而呼反無單句勢

實有自當其樞要者而取舍非決於旁觀即使王曰利而孟子且

別何必乎此章對淺人說論利害而道隱在其中

曰王不可曰利是猶理道拘方之說可以高論謝之也廢然而置

之曰何必明乎其歆艷所積直非有毫末之足藉者而熟審自知

其非策噫方此之時利之溺人甚於洪水之不可遏賴孟子斷然

收是何必之神

折之使世主猶有知利之不足言者而仁義之道庶幾可以獨伸

應洪水應結七篇

於天下自此一言始故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卽此一言當之矣

孟子七篇開口第一語本是涵天蓋地之句冬烘學究到此都

制義約鈔

著手不得。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瀉入胸懷間。吾以此覘作者底蘊矣。方靈臯先生

的是孟子開章第一語。針對七國。須是遏人欲於橫流。方能存天理。於既熄。嶄然劃然五字。從頭劈下。須此筆力提喝分明。泰山巖巖其音未寂。王已山先生

一言折對。卽破時君治國病根。足以見孟子救世苦心上。繼孔子真頂天立地之人。爲此頂天立地之語。作者乃能闡發至此。

張藝圃

賢者而後樂此

金聲

以樂事歸賢君而賢君可羨矣。蓋方為樂而計及賢者之或一合。

項門針只一承已入深處

項上圓光

接賢者

曷若身為賢以觀其樂之無不應乎。孟子曰天下事固有偏屬之

接樂此

而後字之故在借樂

方云願乎字願亦字雙銜到底

人人固有獨擅之美而不深考其故反以為未必然。而幾幸其或

此字清

映賢者

然也。如今日沼上之樂而王以賢者為問是已。王實有高世主之

二比就問語餘味恰作木題頓跌方云以為未必然

對樂字

志而恐玩物自喪重乖英雄及時之心。王或不能無大自苦之疑

幾幸其或然

題神湧出

而冀盛明憂危間有萬一休遊之事。則臣請為王決之可樂之事。

二比從此字跌賢者從賢者跌而後

順取而後

暫係乎物而能樂之本實存乎人。王既動念于賢者不勝大幸而

逆跌而後

起便聶斬而後之神用反托語故脈緊而

王之躊躇於此樂竊謂過計勿謂賢者之性情心術戛然與人殊

也誠賢者與而祇日夜焦勞以帝王之大而為監門之奉則豈不

勢難 頓句妙 補腦 机括緊警

難乎其為賢矣既能憂人之憂亦能樂人之樂而居身本寬此自

未必然

幾幸其或然

然之情勿謂賢者之吉祥善事夷然與人等也誠賢者與而祇隨

更進一步妙

同人亦無貴為賢者

情徇俗以刻厲之餘暫分昏庸之享則亦無貴乎其為賢矣既憂

前此就公同說此意歸重說淺深次第情理二字確切不易

對其然

人之所不能憂則亦樂人之所不能樂而得福獨專尤必至之理

方云醒此字照民字

益第顧於此而得所之類止於禽獸自鴻雁麋鹿而推未必其盡

樂就本身說

塞而後

對幾幸其或然

滿吾志也惟賢者對之而後中懷可以無恨初不必撫心而自疑

前二此從賢者順遠樂此二此從樂此倒鉤賢者而後字十分透露

反射民歡樂之

第顧於此而咸若之象僅在目前自鴻雁麋鹿而外未必其無議

謂其云云

分淺深

照時日易衰

對以為未必然

吾後也惟賢者受之而後百姓卒無以譏亦不必動色而相戒故

臣以爲今日之流連光景與近習左右相譏賢否王姑置爲後圖

到題前輒辟更整

照下美莖一節評意

通篇歸宿

而抗心希古願得臣民中外共矜賢王王其急爲先務安知大梁

恰宕起引詩波趣

之內上苑之中君臣優游人物嬉暢不令千古而下誇爲盛事美

談者乎

而後難之也與下句如膠粘木例以好貨好色之對何止六州

鐵鑄錯梁惠要不若齊宜足用爲善耳公故目有青睛方文翰先生

對乎字則而後是決詞對亦字則而後是專詞兩水夾鏡本句

止面遂如滿月并使下句亦受四壁之照手手得處字字皆法

周自民先生



題神直截一轉身便入下文。每比陡起陡作。恰得語勢。令下不  
賢者句可接。且令下二節。偕樂獨樂意。都一齊映起。神妙至此。  
方翼樓

只從對面領清語。脈恰與題竅相爲旋轉。而通局承乘變化之  
道。因之以生。方信得作家妙訣無多子。善讀先生文。可以隅反  
矣。王已山先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

沼於初魚躍

韓 茨

詩咏靈臺工於賦矣夫述臺之成而及其囿沼禽魚之勝詩何善

上節

下節

承上入豚

爲賢者賦乎國之有觀遊也或者以爲非宜是大不然往往有賢

通篇注下文民字落想  
虛括十二句

二南

大雅

虛領題首二字

主作之而一時歌吟流播民間後遂登諸樂章以示豐功駿烈煌

不同文人學士

煌乎一朝之盛事弗可及已吾嘗誦周詩而得靈臺之篇夫周之

突入映射民力

應舉周制餽入文王取徑甚別  
公劉之詩

大王事編之詩

所經營者亦數矣曩者館於幽也涉渭而取材焉而後此廬廬周

建都立國築城鑿池以養以教俱是民力之事

映臺沼

人文王

有聲之詩

原俾立室家臯門應門制亦殫矣迨其遷豐也則方築城伊減之

上孟

原板

臺

△△△

零按首章

○兩引兩折文氣深厚離奇○

轉入本詩以辟棄魂起靈臺

不暇而臺榭之是亟乎且卽以一詩言之如辟靡制之鉅者也或

宜歌以誌焉若夫臺實惟娛君之耳目而何侈陳之爲乃不意其

映謂字

虛領

實提

此段將全題實處盡數翻空全神運到

竟以靈臺命篇而一再賦之不已也夫臺必序其所以始必序其

而民歡樂之箇民字上

民攻

勿亟

以上首章

以下次章

所以成必以爲出於民之心而非吾君之所爲而又必極言吾君

空中樓閣若一點實難得如此透徹妙在空中提撥運實于虛爲後半地步

翻拍又復颺開

之所觀覽以示足爲吾君娛作者之體自皆然也何必靈臺然此

漢人羽微甘泉諸賦唐人應制諸詩一切林倒

非同樂

非忠歡樂

直注而民歡樂之

往往出自詞人學士托調勸之微意逞瑰麗之雄辭而試問諸閭

句却只就詩云三字盤旋出來反拍詩云

民字坐實

聞何寂寂無頌聲作也若靈臺之詩則不然當其時中林野人漢

男不得所

寫出歡樂景象却有此雅趣極愜流水之妙

直注歡樂

括前章

南游女類皆能文章嫺吟咏觀斯臺者自寫其忠愛之誠而想夫

括後章

臺沼

題句化爲雲烟

實寫景物

前題意此題面妙筆中林漢南

民風

憩息之適攬高深之殊致狀禽魚之極觀其猶二南之風與然而

登諸樂章

其音雅矣。臣嘗受其詩而讀焉。夫亦序臺之始。與其所以成以爲。

首章

出于民故情深

次章

前撤去此拍令

含蓄有味

結末圖直爲全題更不添贅二字超絕老絕如此點題

出於民之心也。而情自深矣。亦卽言其君之所觀覽以示足爲娛也。而意自長矣。請賦其首章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

應再不已

不可無不能有二。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未已也。又請賦其次章曰。王在靈囿。

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牝魚躍。

遙情勝槩。橫空而來。或以爲賦體。或以爲頌體。通幅敘而不斷。

則又記體原評

波瀾意度俱從作詩者想像而出。正是於下文兩謂字探出消息也。行文似着意似不着意。宜玩其經營慘淡。脫去町蹊處。方



望溪先生

以下半節暗中作骨微微點逗欲合轉離似近忽遠領畧題趣  
妙在有意無意之間 王已山先生

不拾文選一句不襲韓歐一調文致如白雲舒卷太空之中隨  
風變滅不可方物是爲真高是爲真古○文筆高古莫名其妙  
至於通篇命意有可得窺尋者大旨謂此詩不成於文人學士  
之手而出於野人游女之口作詩之體雖同而詩中之情意迥  
殊也眼光注定下文而民歡樂之落想却又完得詩云一字不

曾增減一絲 吳蘭陔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  
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  
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  
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  
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  
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  
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馬世俊

王者盡心於民事、道建而業斯隆焉、蓋必民事盡而王者之心始

盡也。自其始以觀其成。道斯全耳。孟子謂夫。凡民易於趨始而難

包舉兩層

於圖終。王者知其然也。先定其規模以從事。而輕重緩急。隨序以

託出始字一層見兩層

反掉移民移軍

施。迨其後興。化致治。舉斯民於三代之隆。而區區補救於目前。非

以上截為字入手攻堅餘通外以解

分籠為中股伏根提清眉目

所貴矣。大梁之國。田高土肥。池深木茂。其壤可賦。其澤可漁。其

總望預通下截

頓折入古挑起王字

八首節對荒政翻三國不可勝

翻無憾

可採。幅員千里。即以圖王。不難。然而物力耗滅。民氣嗟鬱。無他。其

雙提歸重上截

只總敘此三句都留在中間點化

始不立。其卒不成。有由然也。臣謹獻其策曰。不可勝食者。二不可

此二比在前便鬆

含次節

醒使民

無憾

勝用者。一蓋為國之道。和則就理。疾則離焉。必使吾民樂惜吹幽

托始字委起末節正是透出始字意

應疾字緊相連動

始字

一醒道字

而後風化。可幾也。王者所以不慕速效而勅之於先。治民之道順

疎爽

大筆淋漓

岸序字弟

陡健

則易濟。逆則止焉。必使吾民敦本茂質。而後誨諭可加也。王者所

緊跟章脉

以補點為跌落只枯未三句

翻到下截官止神行

以不爭。霸術而重。其所發。夫君之於民。至濶絕也。苟以為吾心既

飛動

一面補點上截一面渡落下截化飛雪哀以筆作兩筆用全題筋節俱備一編

盡則又何不盡之有。矧其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民所求於君者不

以該對整既不振滯更有逸氣

一節

此以下截為次序

亦可以已乎王者則曰吾雖教民山不槎葉林不伐天而心未盡

握宅章旨語語飛動

藏得肥壯肥律

也。閑閑泄泄取彼柔桑而地利盡矣。吾雖教民尺計者市寸計者

天然線索

字而心未盡也。諸父諸舅或佐乾餼而物用盡矣。吾雖教民三時

應提此風化教論

緊跟

融鑄秀雅族簇生新無點吹之迹

畊作一時公旬而心未盡也。豐年三日中年二日凶年一日而天

一橫皆以此句捲上密

前順延此逆綴

遇合片恰好配此二句與前三層相稱以結處作來脉

時盡矣。若夫上庠下庠東序西序既釋耒而橫經豈我負而子戴

反面補點純是古文

不飢不寒反面寫

對食肉

民之克進於孝弟也。夫非猶是教以養生教以送死者哉。今天下

老者既不逢寬裕之俗幼者復生當衰亂之時寒利禠褐饑利糟



糠民之替替新主所資也是以歎無裳而譏采菑衰世所以滅亡

一雜開唱歎王字已得

風調高華

相入

也歌授衣而降羞苛盛世所以光昌也王果有意乎此則彼被潤

迴翔盡致變盡明結之痕

老者

黎民

應圖王局

澤而大豐美者豈獨三晉之老成兩河之俠少哉禹湯之王興也

繳上道字收筆出新然

應起講收筆

應講後其始不立句妙用反掉結有

勃焉其道不過如是若移民移粟之說無論其後之不可繼乎其

遠視

始先不足觀也

前半實者虛之既無頭重之病中間攢簇一片無限堆垛都化

烟雲最愛左氏敘鄢陵之戰楚晨壓晉軍而陳下既敘范句卻

至語却借楚子望中點出晉軍布置極虛實互見之巧作者豈

亦窺尋及此原評